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离 异

居伊·德·波多斯 著 李玉民 马素华译

F · 20

丛书

柳鸣九 主编

离 异

让-路易·居尔蒂斯 著 李玉民 马素华译

333·IV-8320-725-1
51.01.2:103
·漓江出版社·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离 异

〔法〕居尔蒂斯 著

李玉民 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39,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册

ISBN 7-5407-0356-3/I·268

定价：3.10 元

· 译本序 ·

当代西方婚姻问题的一面镜子

· 柳鸣九 ·

玉民同志为“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译的几部作品，译文都比较洒脱，属于傅雷先生的那个传统，但他译书名时，却又常从“直译”的原则。过去，他把杜拉斯那本著名的自传体小说的标题译为《情人》，这次又把让-路易·居尔蒂斯的这本小说的题名译为《一对年青的夫妇》。为了和他洒脱的译文相适应，我都替他改了一改，前者改为《悠悠此情》，后者改为《离异》。

我把题名改为《离异》，是因为这似乎颇能概括这部小说的内容与精神。

一对新婚夫妇在威尼斯度蜜月，他们沉醉在新

婚的欢乐之中，他们的欢乐看来只是以对方的容貌与肉体所予的愉悦为内容，他们结合的基础就是这种愉悦，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的基础，恩格斯早就指出过，“体态的美丽”是两性之间产生爱慕与吸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看来他们的结合只不过是建立在这一种基础上而已，于是，在新婚的一片玫瑰色之中，就出现了隐隐的暗点。小说就这样开场了。这些暗点时隐时现，慢慢地定形下来，终于汇集成为一大阴影，把这一对结合了夫妇隔离开来。小说的开篇是爱的高潮，高潮之后几乎立刻就是每况愈下，最后是惨淡的分手，整个作品就是写爱情与婚姻逐渐入殓的过程，这是一部阴阳裂变记，可概括为“离异”二字。

离异，情人的离异或夫妻的离异，这是文学中常见的一个题材，它与文学中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题材相对而自成系列，这类题材所包括的社会内容与心理内容，并不一定比前一类来得少，往往，它的心理内容也许还来得更丰富更深刻。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悲剧，一般都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或为社会阶级鸿沟的隔离，或为社会恶势力的破坏，或为世俗偏见的阻碍，它一般都发生在人权缺乏、个人愿望与个人意志被紧紧束缚于某种规范与戒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因此，在文学中，反映这类悲剧的杰作总比较集中出现于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时代，以法国文学而言，属于这类题材的两

部闻名遐迩的名著《新爱洛伊斯》与《保罗与维吉妮》，就是十八世纪封建主义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来到，随着廿世纪的来到，这种爱情悲剧也日益减少，而另一类题材即离异的题材倒是逐渐增多。在离异的不幸中，起破坏作用的社会原因、客观现实生活的原因固然也存在，但相对是比较少的，而情人、夫妻之间的内部矛盾却往往居于主要地位，而且，外部的社会原因还总要通过情人之间的内部的裂缝才能起作用，在这种题材的作品中，既然外部不存在阻碍双方结合的阻力，也不存在处心积虑破坏双方已有结合的因素，而双方的离异主要是来自两人之间的纠葛，因此，不言而喻，心理的内容，包括猜疑、嫉妒、不协调、情感冷淡、思想分歧、隔阂、矛盾、性格冲突等等，自然就比在前一类题材的作品中来得丰富深刻。

这里，不妨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十九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的两部法国文学名著为例。在龚斯旦的《阿道尔夫》中，一对情人实际上已公开结合，过着同居的生活，仅仅因为女方对男方的感情过于专注、热烈、执著，就像一个轻盈、纤细、柔软的发网紧紧箍着阿道尔夫，使他感到束缚、不自在，与他那重视与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因而导致了双方的不和与感情上的离异，最后竟以悲剧而告终，在这里，离异的主要根由在于一种顽强的自由主义的个性，它对对方感情的承受、

反馈、再承受、再反馈呈螺旋形恶性地上升，达到冰冷的地步，使双方哪怕细小、微不足道的缝隙也不断向纵深扩大与深化，终于不可收拾地成为鸿沟与裂变，由于作者致力于对一种性格进行深入的挖掘、细致的描绘与深刻的塑造，整个小说具有了非常丰富的个性心理内容。在都德的《萨芙》中，双方的离异则另有心理根由。本来，女主人公萨芙爱恋年轻情人的俊美与活力，她那年轻的情人则迷醉她的柔情蜜意、美艳多姿，两人结合在一起难分难舍，似乎没有什么可把这对年龄并不相称的男女拆散，即使社会舆论的非议与家庭的反对也对他们的自由结合无能为力。最后，仅仅是因为萨芙深感自己容颜渐老，对将来的共同生活心怀远虑，为了不至于到人老珠黄之时被嫌弃，也为了及早给自己预先安排好一个相宜的晚景，而毅然采取了离异的行动，在这里，离异的根由是一种与人自然生理差异有关的特定的心理，这种心理复杂而细腻的变化使小说以其丰富的心理内容而著称。

离异在廿世纪文学中有什么反映？眼前居尔蒂斯的这本小说是一个例证，当然，它不过是那些司空见惯、千差万别、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离异故事中的一个例证而已，如果说这个例证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因为它颇有自己的特色，它不以曲折的艳情故事取胜，也与那些单纯个性心理分析型的处理不同，更不赶写变态性心理的时髦，而采取了

社会心理考察的角度，因而，它也就带有社会学的色彩。

这是一对西方常见的年轻人，他们的恋爱与结合都属于某种常见的模式，具有明显的代表性，是西方男女青年自由交往、性自由的一种必然的形态：在某个场合的偶然相遇，轻而易举的结识，美的容貌与体态所引起的爱慕，短促交往后迅速发生的两性关系，怀孕导致正式的婚姻。在这个过程中，闪电式的结合使客观存在于两人之间的矛盾根本没有来得及暴露，至少是没有来得及有足够的暴露，于是，结合就不可能像黎明那样预示着往后的幸福，而是矛盾逐渐暴露、发展、冲突、激化最后到破裂这样一个苦难历程的开端。问题在于他们的矛盾是什么性质？他们的矛盾不在于个性的矛盾，也不在于个人心理的矛盾，更不在于性心理的矛盾，而在于他们面对着当代消费社会中物质生活的热潮有着不同的反应，在于他们分别属于社会中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各人有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兴趣、憧憬，如果他们的离异也在于他们的心理根由的话，那么这种心理根由并非个人的，而是社会的；并非独特的，而是类型化的，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女方。韦罗妮克既非浪女，也不是淑女，她身上的一些特点不一定是缺点与过错，但也绝非优点与美德。她年轻、貌美、

活泼、风姿绰约，凭着这些条件，她爱显示、爱表现，不自觉地把生活当作自己进行表演的舞台，近乎卖弄风骚。自然，她喜欢交际，追求热闹与娱乐，对社交活动热情有余。她的家庭境况不允许她追求奢华，她也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但她明显地不满足于自己小家庭温饱有余的小康生活，而怀着一种热切的世俗的欲望，因此，面对着消费社会中不断袭来的物质享受的热潮，她自然热衷于精美的物质生活与时髦的生活方式，特别重视能保证所有这一切的金钱。这样，她就不免陷于对奢华生活的渴望与期待，正像包法利夫人总期待着浪漫的爱情与潇洒的情夫一样。她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也可以谈论一点文学艺术，但精神既然已倾倒于社会中物质主义的潮流与流行的时尚，她也就无意丰富自己真正的文化修养，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了，她只可能把零碎的文化知识用来装饰自己，以卖弄风雅，构成自己作为时髦女性的必备条件，还力图混迹于文艺圈子，出出风头，在这点上，她又使我们想起契诃夫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中那个浅薄的女主角。

居尔蒂斯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笔法来描写韦罗妮克，他竭力避免有任何夸张，竭力避免给这个女主人公加上任何漫画的线条与戏剧化的色彩，她身上所有这一切是如此轻淡、微弱，就像现实生活中既不十全十美、又不可恶可憎的普通妇女一样，以至

居尔蒂斯又有意地安排了一个她的同类阿里娅娜，这是一个发展得更充分的韦罗妮克，色彩较为醒目的时髦女性。然而，她身上的色彩似乎也不够充分，不够鲜明，于是居尔蒂斯又让自己的男主人公写了一章讽刺小品——对“小夫人”的素描，将韦罗妮克、阿里娅娜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加以集中、加以夸张，把色彩涂得更浓，使人们看到一幅轮廓更分明、特点更突出、色彩更刺目的爱虚荣、追求奢华与享受、浅薄庸俗的时髦女性的漫画像，正如聚光镜把微弱的光线集中为一个强烈的光点，使人从这强烈的光点中分析出原来那些微弱光谱的性质一样，这个夸张的“小夫人”画像也把韦罗妮克身上那些不甚显眼的特点突现了出来。

年轻的丈夫吉尔构成矛盾的另一方，无疑是相当坚定的矛盾的一方，如果他像阿里娅娜的丈夫夏尔那样，是一个缺乏个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心甘情愿将自己的个性消融在当代社会的时髦模式里的人，一个放弃其他精神追求、只献身于追求金钱与地位以换取物质享受的人，一个自我麻醉、在享乐中沉沦、接受与承认生活中既成的丑恶的人，一个成为了傀儡的人，那么，他与韦罗妮克便不会发生矛盾与冲突，他们的婚姻关系将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必然形成一对阿里娅娜与夏尔式的夫妻，在这种夫妻生活中，所有表面的幸福都将应有尽有：舒适的住宅、高级的汽车与家具、入时的衣

着、得宠的儿子、热闹的社交生活、在夜总会度过的周末之夜，等等。但在这种夫妻生活中，不仅所有的精神追求与个性独立都消失了，只存在着物质生活的躯壳，而且，必然由于精神空虚与无聊而导致婚外的放荡与通奸。

正好吉尔不是夏尔，他颇有个性，而且在西方现代模式化的时髦生活的潮流冲击下不为所动，依然故我，他厌烦周围那些追逐铜臭与物质享受的人，他对一切浅薄的时髦都很瞧不起：时髦的赚钱方式、时髦的交往方式、时髦的装饰、时髦的趣味、时髦的话题，都使他反感。他有一些精神追求，喜欢关心人类的命运，喜欢思考和谈论当代社会中重大的课题：核战争威胁、越南战争、社会正义、贫富问题等等。他对文学艺术确实有些兴趣，并且颇有文化修养，他的艺术趣味显然是传统的，倾向于古典的美，而对于当前文学艺术中一切新奇的时髦的东西则颇为轻鄙，常加以讽刺。在人际关系中，他倾心于纯朴的、自然的感情——家庭的感情、父女的感情与兄妹的感情，以这种感情为满足，在这种感情中自得其乐，而不求到世俗的热闹的社交生活中去寻找乐趣，更主要的是，他还很重视自己的人格独立与个性独立，不愿为了金钱而牺牲这种独立。于是，他这种人生态度就与韦罗妮克的一整套愿望、兴趣、追求格格不入，由此彼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成见，他认为她虚荣心重、庸俗、

浅薄、空虚、贫乏，她则嫌他保守、落伍、寒酸、没有出息。这是两种人生观、两种人生态度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终于发展成为大裂变。

居尔蒂斯兴趣在于写出这两种人生观、两种人生态度、两种精神反应的矛盾，而不在于写出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离异的故事，他致力于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去表现两种人生态度的微妙的格格不入与对立，这种格格不入与对立并不足以使人过不下去，并不足以使某种惯性的共同生活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但它却几乎无处不在，慢慢地侵蚀着结合的关系。在居尔蒂斯看来，这样的悄悄的、不造成任何事端、甚至是不着痕迹的侵蚀，就足以导致双方之间的大裂变了，不需要去安排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与包法利夫人式的桃色经历，因为他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有夫之妇都那么容易碰见一个阿道尔夫。在这部小说里，韦罗妮克与阿莱克斯的关系是作为夫妻关系破裂的结果而出现的，并不是夫妻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居尔蒂斯的这一处理使他摆脱了小说中常有的三角形的俗套，而突出了他对某种类型的社会心理的展示，并把这种社会心理给青年人婚姻带来的后果表现了出来，这样，他所写出来的离异就不是单纯的个人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他所作的心理描写就带有社会考察的性质，正如姜昆的相声《漂亮姐儿》是一种对社会世态心理的写照一样。居尔蒂斯可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

家，面对社会现实，显然是他首要的创作原则，他曾把自己的一部随笔札记题名为《沿路的镜子》，就显示了他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评价，本着这种态度写《离异》，他得以给西方社会中青年婚姻状态提供了一面清晰的镜子。

《离异》中所提出的对时尚的热衷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是当代西方“福利国家”、“消费社会”里重大的社会现象，它是生产力不断提高、物质财富不断积累、产品更新换代、高消费政策刺激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化的必然结果。正如我们在《离异》中所看到的，人们处于上述社会条件下，被五光十色的物质财富、时髦风尚、商业广告所包围，不断被吸引、被引诱、被刺激，全部的兴趣往往都集中于精美的物质享受与足以保证这种享受的金钱与地位，于是，就形成了精神世界的空虚与物质生活的壅塞：既然人的精力专注于更换新家具、新公寓、浴室设备，专注于衣着的精微入时，身外的世界大事与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自然就容易被挤在精神视野之外，文化修养、艺术趣味的提高也排不上日程，偶尔谈论一下加缪与新的文艺思潮，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洒上几滴文化香水而已，就像阿里娅娜那样。这种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了当今西方社会普遍的社会现象。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一个阶级中总存在“阶级的一般成员”与“阶级思想家”两类人，而且这两

类人之间往往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与敌视”一样，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在上述社会现象下，面对着消费社会中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当一些人在追逐财富与物质享受的热潮中怡然自得、习以为常，充满了世俗的进取心，对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发展的不平衡视而不见、毫无感受的时候，另一类人则对这种不平衡深有所感，并由于自己较高的精神境界与教养层次而侧目而视，由于传统的历史文化在自己身上形成的积淀而与这股热潮格格不入，对那些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自然就产生了某种“对立”与“敌视”。吉尔笔下的人物素描《小夫人》就是这种“对立”与“敌视”的集中表现，而这种“对立”与“敌视”在廿世纪西方文学中是颇为多见的。正因为这种“有识之士”与“芸芸众生”的对立与敌视并不是个别的个人关系，而是社会中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所以，《离异》中吉尔与韦罗妮克的离异可说是西方消费社会中人际关系某一侧面的典型反映。

毫无疑问，在价值观念问题上，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居尔蒂斯有点左。左是法国廿世纪文学界中常见的一种倾向，它几乎已经是一个传统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界像法国这样不断地出现如此多在本国文学艺术顶峰占有席位的第一流的左派，从廿世纪初的法朗士、巴比塞

到罗曼·罗兰、马尔罗、阿拉贡、艾吕雅，到萨特·加缪，他们之中有些是共产党著名的同路人，有些则参加过共产党，在当今仍活动的作家中，左派或具有左派色彩的亦不在少数，杜拉斯曾经是共产党员，巴赞与罗布莱斯作品中也有明显的左倾色彩。在这样一个具有左的传统的知识界，居尔蒂斯先生在价值观念上的左倾立场是不足为奇的。他在《离异》中，显然站在吉尔一边，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他在消费社会中物质享受的热潮冲击下的坚挺与矜持，否定、谴责了韦罗妮克、阿里娅娜以及夏尔这一类人物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吉尔无疑是他的传声筒，这个传声筒发出来的声音有时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他不仅看不惯韦罗妮克、阿里娅娜、夏尔这些俗物，就连当代社会中物质财富的增殖、新产品的涌现、新生活方式的流行、新时尚的传播也都看不惯，不时还加以抨击，这就有点使人想起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博马舍的戏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那个抱怨地心吸引力学说、电气、种牛痘、金鸡纳霜，出现于自己时代的霸尔多洛。廿世纪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物质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对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消费水平的热衷，也自然而合理，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要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一个

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肯定不是吉尔式的态度所能解决的。何况他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他自己最后还落得吸毒、与颓废流浪青年为伍，虽然这些青年人的精神世界比阿里娅娜们要宽阔一些，虽然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态度相当激进，但他们毕竟只是颓废而已。

这个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不仅存在于当今西方社会，而且也已经开始出现于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在追求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不断改善的同时充实精神生活，如何对物质享受、时髦风尚有浓厚兴趣的同时保持精神上的境界与格调，这也是我们也面临的共同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离异》可引人深思，它不无启迪的作用。

1987年9月

目 次

• 译本序 •

当代西方婚姻问题的一面镜子……………柳鸣九

离 异……………李玉民 马素华译 (1)

作者简介…………… (235)